



第三集

· 民 · 间 · 文 · 艺 · 集 · 刊 ·

MINJIAN
WENYI
JIKAN



I106.7/1

四

民间文艺集刊

第三集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02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880253

责任编辑：王文华
徐华龙
封面设计：范一辛

民间文艺集刊
第三集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61,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700 册
书号：10078·3358 定价：1.00元

2087/17

目 录

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第一个流派——神话

- 学派 刘魁立 (1)
“鳞化黄龙”考释 涂元济 (35)
傣族葫芦神话溯源 李子贤 (50)
包拯与所罗门 吴德铎 (67)
——《灰阑记》并非来自《圣经》说
论唐代西域胡人识宝传说 程 蕃 (77)
试谈民间故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郑硕人 (93)
都市口头文学的崛起 任嘉禾 (112)
——集体创作新故事述评
试论新故事 秦 耕 (126)

- 吴歌研究提纲 姜 彬 (141)
吴歌正名 钱小柏 (175)
吴语和吴歌 李白英 (179)
论《诗经》中的同母题歌谣及套句的运用 邱朝曙 (182)
土壤、种子、繁花 张公瑾 (198)
——试论傣族长篇叙事诗特别繁荣丰富的原因
冯梦龙与明代民歌 李 平 (207)

从神农架采风看我国情歌研究中的几个

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第一个 流派——神话学派

刘魁立

一 神话学派的崛起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

在欧洲，记录和出版民间文学作品，历史并不短；许多古代的哲人、学者、作家和诗人就民间文学也发表过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议论，但是，就民间文学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认真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是比较晚近的事。欧洲的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十九世纪前半期德国的神话学派的崛起作为开端，发展到今天，仅仅只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一七八九——一八九四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西方世界，一个在整个西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就此宣告开始。

西欧各国的所有社会阶层，都受到这个新的时代的极大冲击。很久以来就期待着变革的人们，很快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残酷现实。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的法国哲学家们曾经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社会，铲除一切与理性相矛盾的东西。但是，现在人们

看到，美好的理想被严酷的现实所代替，“和启蒙主义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①。”广大阶层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种普遍而深刻的不满情绪，人们转而去探索新的理论，在幻想中追求最完满的个性发展和最和谐的社会组织，寻找全面解决现实矛盾的途径，实现所谓永恒的、无条件的、绝对的理想境界。他们中的一些人面向未来，把希望寄托于改造社会制度上，另一些人则面向过去，到历史中去寻找理想的社会。正是这种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的情绪，以及对新的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孕育了十九世纪初欧洲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浪漫主义思潮。

以海德堡派诗人们为代表的德国消极浪漫主义否定当前的社会现实，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但是他们的批判往往是从封建贵族的立场出发。他们寻求新的理想，但却把目光投向与历史前进的趋势相反的方向，把理想寄托于过去，在宗法制的所谓田园生活中求得安慰，通过美化中世纪、迷恋君主政体、赞颂宗教思想来寻找摆脱现实矛盾的出路。

针对这种德国浪漫主义思潮，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成中世纪的，甚至象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②

德国消极浪漫主义者的这种把一切都染上中世纪色彩的欲望，促使他们以从未有的热情，来搜集和研究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历史中所创作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特别是大量产生于中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2页。

② 马克思：《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页。

世纪的叙事诗等民间文学作品。正如弗·梅林曾经指出的，“首先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们打开了民间诗歌的珍贵宝库”。德国海德堡派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宁和布伦塔诺在十九世纪初，出版了著名的德国民间诗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第一集，一八〇五年，第二、三集，一八〇八年）。这是浪漫派诗人为复兴德国中世纪文化艺术所作的一次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广泛的尝试。阿尔宁认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天职在于通过所谓“复兴民间诗歌”来重建古老的“德国民族精神”。这种目的本身当然是保守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但《男童的神奇号角》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人民的声音。作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歌德和海涅素来是反对和批判反动浪漫主义的，但对这部歌集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神话、传说、故事等方面，葛列斯出版了《德国古老民间故事书》（一八〇七年）。格林兄弟搜集并出版了《儿童和家庭故事集》（一八一二——一八一四）。阿尔宁和葛列斯还主办了专门发表德国古风习和民间诗歌的杂志《隐士报》（一八〇八年）。德国文学界、艺术界的民间文学热，由是而滥觞，浪漫主义思潮培育了对民间创作的广泛兴趣，并且使这种兴趣成为了思潮本身的表现特点之一。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神话学派也就在这种历史气氛中诞生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浪漫主义思潮为神话学派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甚至决定了神话学派基本原则的总的倾向。

当然，这里必须说明一点：就格林兄弟本人而言，虽然他们同海德堡派诗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活动的社会意义却与海德堡派的消极浪漫主义并不完全一致，在许多问题上甚至有明显的不同。

二 格 林 兄 弟

雅各·格林(Jakob Ludwig Karl Grimm,语言学界又译为雅各布·格里木,一七八五——一八六三)和威廉·格林(Wilhelm Karl Grimm,一七八六——一八五九),兄弟两人出生于一个小官吏的家庭。青年时代两人都攻读法律,后来又都担任大学教授,并且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兄弟两人在法学研究、语言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建树甚丰,并且成为了民间文学领域中神话学派的奠基人。

格林兄弟在青年时代就深受把本民族一切古老事物都加以浪漫主义理想化倾向的影响,他们怀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去挖掘和研究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文化。浪漫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深深地感染着他们。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竭力证明德意志具有古老的根源,并且发展充分,有明显的特色,他们把古代德意志人的品质和生活理想化了。雅各·格林曾经写道:“我的全部著作都是献给祖国的,这些著作也只是在祖国的大地上才汲取了力量。我自觉不自觉地感到,祖国对我们的指导是最正确的,我们的一切都应首先归功于祖国。”^①

格林兄弟在德国浪漫主义者发掘民间文学宝库的热潮中,于一八一二——一八一四年出版了震动文坛的《儿童和家庭故事集》(即通常所称的《格林童话集》),此后格林兄弟又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一八一六——一八一八年出版了《德意志传说集》(第一、二卷),格林兄弟还挖掘和公布了一批中世纪的重要作品,如《尼伯龙根之歌》(一八〇八年)、《古埃达》(一八

^① 见《短文集》第5卷第452页,德文本,1863年版。

一五年)、《可怜的亨利》(一八一五年)、《列那狐》(一八三四年)、《蔷薇园》(一八三六年)等等。威廉·格林多从事北欧传说的研究，一八一一年发表《古丹麦的英雄歌、叙事歌和民间故事》一书，一八二九年又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德意志英雄传说》。雅各·格林密切结合民间文学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语言学和法学的科学论著。一八二八年出版了他的《德意志法律故实》，他在这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的实际资料，借以说明法律和民间文学具有相同的本质。雅各·格林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发掘法律史的资料，同时又把古代法律看成是研究人民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依据。

雅各·格林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成绩尤为卓著，他先后发表过《德语语法》(一八一九年)、《德语史》(第一、二卷，一八四八年)等重要专著，并同威廉·格林合作，自一八五二年开始出版《德语词典》。这一宏伟的工程，他们在生前只完成了一部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由他们的后继者出完十六卷。

雅各·格林于一八三五年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德意志神话学》，这部书是他在研究传说故事、语言、法律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对德国神话进行深入探索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这部书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神话和民间文学的学说，在民间文学领域中异军突起，开一代之先河，在一个时期内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追随者，从而在欧洲各国形成了历史上所称的神话学派。

三 历史比较研究法

为了叙述的方便，在说明神话学派的观点之前，首先简明地谈一谈他们的研究方法。

格林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同他的语言学研究，两者是相互发明的，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彼此为用的。雅各·格林和拉斯克、博

普等人在语言学领域内所创立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对民间文学的神话学派乃至后起其他学派的研究家们，产生过并且现在还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世界上存在着这么多语言，人类由于语言的隔阂，长期以来交际发生困难。这些语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彼此孤立的吗？从来如此吗？十九世纪以前关于各种语言的亲缘关系的认识一直是很幼稚的。《圣经》对语言的复杂多样作了这样的解释：凡人为了上天过神一样的生活，就合力建造巴比伦塔。当登天巨塔大功垂成的时候，被神发觉了，于是神就使凡人忘掉了他们原来统一的语言，而各自说起不同的语言来，以致彼此不能交际，互相猜疑，建塔登天的计划遂功亏一篑，宣告破产。这种解释当然是荒诞的。古代的科学家、著作家们关于语言相互关系的议论也大都带有瞎猜、瞎碰、姑妄言之的性质。随着民族交流日渐频繁，随着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所谓希腊罗马文明世界同所谓野蛮民族之间的藩篱逐步消除，人们对语言的视野也越来越扩大了。《圣经》里关于语言起源的神奇的传说以及认为一切语言都来源于希腊语的传统观念都被打破了，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各种语言亲缘关系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由于基督教的影响，一个时期有很多人还试图断定希伯来语是所有其他现存语言的母语。

十九世纪初，语言学家拉斯克（一七八七——一八三二）深入地比较和研究了北欧的各个语言，科学地论证了它们的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系统地证明这些语言的地位，确定它们之间的以及它们同其他有亲属关系的欧洲各种语言的相互关系。博普（一七九一——一八六七）引进了梵语，与欧洲的各种语言进行比较，并且确定了印欧语系的地位，对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整个结构作了解剖。雅各·格林在他的《德语语法》一书中，通

通过对十五种日耳曼语言的比较研究，探索了语言发展的历史道路，为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雅各·格林力图从已经确定了亲缘关系，并且已经进行过研究的各组语言出发，做更进一步的历史探索。他通过对亲属语言的现代和古代的词汇、语音、语法等规律的比较，试图在它们之间构拟出语族、语系的“原始共同语”(Ursprache)来。

人们把拉斯克、博普、格林的这种语言学研究称作历史比较语言学，把他们的研究方法称作历史比较研究法。

对两种或多种性质相同、具有内在联系的事物进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从比较研究中探索出这些事物的历史发展情况，这种方法在我们现在看来已经并不新奇了。但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这确乎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格林等人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作为一般研究方法的历史比较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说：“要了解‘本国语言的材料及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顾它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同类的活的和死的语言，那么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者（指杜林——引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近六十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荻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①马克思当年曾经就格林的著名著作《德语史》作过摘要，恩格斯专门对某些语言进行过历史比较研究。

格林把这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原封不动地搬到历史科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当中，把语言同社会生活的其他现象等同起来。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6—347页。

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语言作为民族历史遗迹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而他所调的历史的含义又是十分广泛的。他指出，语言当中包含着对经济结构、法律风俗习惯、物质文化形式和国际关系的反映。他在《德语史》一书中写道：“……有一种比骨骼、武器、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的语言。语言乃是人类精神的充分呼吸。哪里存在着语言的声响，或者保存着语言的碑铭，那里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同邻族关系当中一切不明白的地方就会消失。就古代史而言，这种保留下来的遗物使我们惶惑莫解，而别的史料又付诸阙如，这时除了详细研究我们的语言和土语亲疏关系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了。”（《德语史》序言）

格林不仅在语言学领域探寻原始共同语的存在，例如探寻印欧共同语，或称雅利安共同语的存在，而且由此前进一步，在民族学的领域里推断，在史前时期必然还有共同种族存在，他认为现在属于印欧语系的各种民族，无论日耳曼民族也好，斯拉夫民族也好，在那遥远的时代曾经是一个民族，即印欧民族，或称雅利安民族。这个雅利安民族在当时过着共同的生活，使用共同的概念，他们表达这些共同概念的方式也是一样的。格林认为，要了解这个民族和他们生活状况，仍然需要借助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比如，“父”、“母”、“兄弟”等概念在属于印欧语系的各亲属语言中表达方式是一致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在印欧时代已经有家庭了，因为这些概念是同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又比如，表达“犁”、“镰”等概念的词汇在印欧语系的各种现代语言或其历史形态中都是相同的，那么就可以说，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在史前印欧时代已经学会从事农业活动了，如此等等。关于古代法律、风俗、信仰以及其他状况也都可以通过

语言的历史比较加以推断。格林认为，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可以说明没有任何踪迹可寻的远古时代的状况，可以帮助认识某一民族的远古的生活和历史。

在格林看来，既然语言是共同的，生活状况是共同的，那么反映共同生活的精神文化也应当是共同的。由此格林便象在语言学领域中致力于构拟原始共同语一样，在民间文学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发掘所谓原始共同神话(Urmith)。他在德国神话、传说、故事、谜语、谚语中努力挖掘远古神话的遗迹，而后又到印欧语系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当中、特别是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当中去寻找相同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如果发现这一则神话在印欧语系的所有民族或绝大部分民族中都通过各自的方式有所保存的话，那么他便断定这则神话无疑就是所谓雅利安民族本来固有的原始共同神话了。

四 民间文学的神话起源论

格林在进行神话研究的过程中，时刻不离语言学，特别是语源学的考证分析，在他看来语言的历史也就是神话的历史。他在分析日耳曼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北欧史诗《埃达》或希腊神话当中的某些神的性质和意义时，首先对这些神的名字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确定这些词汇的历史演变情况和它们之间的统一的关系，以及这些词可能具有的最原始的含义，从而再进一步去研究这些神的性质和这些神话的意义及演化过程。

我们举一个较为简略的实例来说明神话学派的这种研究方法。

印度神话中有一个神，梵语是 Diaush Pitar；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父、雷电之神的名叫宙斯，原文是 Zeus Pater；罗马神话

称这位神为丘必特，原文是 Jupiter；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父奥丁有许多儿女，其中一个非常英勇，是战神，他的名字叫 Tyr（体尔）。这些神的名字看上去彼此互不相干，而且意义也都晦涩不明。但是到了神话学派研究家的手里经过一番考证之后，就成为一个词的不同表现形态了：

Diaush Pitar = Zeus Pater = Jupiter = Tyr

再进一步考证，在所谓印欧时代，在没有最后形成神话之前，它们共同的原始涵义也不是什么神，而指的是同一种具体的事物：天空。

在神话学派的研究家看来，似乎用“天空”这种解释去重新揣摩这些神以及有关他们的神话，许多难以索解的问题就都可以涣然冰释了。

格林在运用神话学派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找到”民间文学“最古老的成分”、“复原到”所谓印欧时代的状况之后，便进一步运用这种方法去“解释”这些成分和状况。格林认为一切民族的神话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的世界观。这种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格林认为人们的世界观首先是人们的宗教信仰，或者叫神话观念。格林认为，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首先反映到人的宗教信仰里。人在原始条件下生活，受周围环境，特别是自然条件和自然现象的制约，人要适应这种环境并和这种环境斗争。这种环境给他两种不同的印象：一种是有利与他；一种是有害于他。对于这种环境的认识就是原始信仰的基础，自然力就是原始宗教信仰的中心，就是原始宗教信仰的神。于是神也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善神；另一类是恶神。人竭力使恶神息怒，不为非做歹，不给人造成困难和不幸；同时人也竭力使善神更善，并且尽量争取善神的帮助，一起战胜恶神。这就是宗教的基本内容。这种宗教信仰通过语言反映出来就是神话。格林用历史

比较法演绎印欧语言的词汇，说明它们大都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这样一来，格林便把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同他们的信仰、神话、语言都联系到一起，等同起来了。他在《德意志神话说》一书中说：“所有的神和神性都奠基于某些被置于神圣地位的元素、星辰、自然现象、力量和品格、艺术和技能、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思想之上。”（第七三四页）他在这部著作中花了极大的精力，利用一切直接、间接的材料，描绘了一幅日耳曼人的古代宗教信仰的广阔画图。其中的论证方法以及很多结论，现在读来不禁使人忍俊不已，但在当时确有很多学者誉之为“天才的发现”而争相效仿。

单就民间文学领域而言，格林认为每一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宗教信仰，或者换一个称呼，叫神话观念，便是他们的神话的基础。不仅如此，甚至在传说、故事、叙事诗、民歌、谜语、谚语以及所有其他民间创作中，在所有重要的形象、重要的情节中都可以发现原始的完整统一的、宏伟壮观的共同神话的残骸，或者说是人民神话观念的残骸。简言之，格林认为一切民间文学都来源于神话，所以人们才称他们的学说为神话学说，称主张这种学说的学者为神话学派。对于印欧语系的所有民族来说，他们的彼此相异、各有特色的神话原来都是共同的。这些民族分化之后，散居世界各地，但他们却保存了神话这一共同财富。因此也有人称格林的神话学说为印欧学说或雅利安学说。

格林把带有原始信仰色彩的神话同幻想奇特的故事，或者现实色彩浓厚的传说和叙事诗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些费解。但是格林认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渊源关系。随着物换星移，光阴流逝，神话在人民群众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这些神话人物的余辉就被那些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中的英雄人物继承下来，因此，在他们身上便可以找到神话的痕迹。另一方面，格林认为，

基督教在侵入多神信仰的领域之后，对人们原来的信仰和原来崇拜和热爱的天神地祇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旧的神话人物失去了原来存在的基础，只好退居次要地位。许多神被历史所遗忘，另外一些则沦为末流，变成没有多大能为的恶神而与真神相对立。他们在新的宗教和新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扮演着妖怪、魔鬼、巫婆等等反面角色。对于旧神的信仰和崇拜，只有在旧的迷信的习俗当中保留了某些痕迹。雅各·格林由此得出结论说：“神话演变成了独立的、至今还流传于世的民间叙事诗、童话、游戏、俚语、咒语、谚语，以及日子和月份的奇异难解的名称。”（《德意志神话学》，第十页）反言之，格林认为“民间故事、叙事诗、信仰和仪式都是神话学的资料来源”（同上书，前言，第十四页）。

格林一向是把神话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语言的特点，他在《德语史》序言中这样说过：“语言具有一种天然的特性，那就是不知疲乏的性质。按照奥·史勒格耳的巧妙的比喻，它就和铁的器具一样，即使被打破了也不致于消失，用碎片还可以重新锻造。”（《德语史》序言）在民间文学领域中，正象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格林努力在新的器具中探寻原来器具的碎片，并且把这些碎片搜集拢来，企图复原或构拟原来器具的形态。

在解释某些故事的情节是来源于神话的时候，格林过分地热衷于自己的学说，有时竟然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比如说有个故事讲到猎人为了不让狮子吃掉自己，就在紧要关头急中生智，把拳头塞到狮子的嗓子里。这个情节在格林看来无疑是北欧神话的遗存。北欧神话有这样一段情节：

专爱惹事生非的恶神洛基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是一条狼，叫芬利斯（Fenris）；二儿子是毒蛇；三儿子是死亡。众神之父奥丁率领诸神前往讨伐。最难制服的是芬利斯，所有的锁链都不能缚住他，即使缚住他，他也能挣断。于是诸神就请山中精灵用猫的足声、女人的